

5. Галданова Г. Г. Закаменские буряты.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2.
6. Коновалов А. В., Шаханова Н. Ж. Ребенок в системе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обрядности казахов // Детство в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Кавказа. – СПб., 1998.
7. Потапов Л. П. Очерки народного быта тувинцев. – М., 1969.
8. Шатинова Н. А. Семья у алтайцев. –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 1984.
9. Щербак А. М. Ранние тюр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языковые связи (VIII-XIV вв.). – СПб., 1997.

Патаева Валентина Дугаровна – кандидат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доцент, заведующий лабораторией по изучению языков и культур коренных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Монголии и Кита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нутренней Азии, Бурят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г. Улан-Удэ, e-mail: pataeva@mail.ru

Pataeva Valentina – Candidate of Philology, Assistant Professor, Head of the Laboratory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Siberia and Mongolia and China, Buryat State University, e-mail: pataeva@mail.ru

УДК 008:574(510)

DOI 10.18101/2306-753X-2015-1-37-42

© Фань Мэйлин, © Р. Р. Янгутова
Fan Meiling (樊美玲), R. Yangutova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 Китае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armonious Thought

Harmony is the core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cept of harmony can be seen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hemselves. In view of this, it has formed three new perspectives, that is, the ecological world view, the ecological views of society, the ecological outlook on life. The ecological worldview about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provides cultural resource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 The ecological views of society concerning interpersonal harmony provides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The ecological outlook on life focusing on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themselves provides deep inspiratio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traditional ideas about harmony must be transformed creatively and developed innovatively so a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Harmon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orldview, View of society, Outlook on life.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生态文明意蕴

摘要: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和谐思想的生态意蕴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三个层面，形成了生态世界观、生态社会观、生态人生观。“天人和諧”的生态世界观，为生态文明理念提供文化资源。“人与人和谐”的生态社会观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人与自身和谐”的生态人生观为生态文明教育提供深层启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对传统和谐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 和谐；生态文明；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

心和善的道德观。在 5000 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²。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事，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历史学家汤因比曾预言，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最重要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谐”。

一、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

任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与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息息相关。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状况的反映。徐复观认为，“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而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³传统中国是一个长期以农为本、以血缘为纽带的国家，在发展农业生产、维系血缘大家庭的过程中，养成了重视天文历法、时令季节，重视天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修为探讨的日常习惯。长期的生存体验使中国古人感悟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涵容、相互促成的和谐关系。

“和”、“谐”、“和谐”在古代典籍里是通用的概念，均是指事物之间的均衡、协调的关系、状态。“和”、“谐”二字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金文时代，之后的《尚书》、《易经》，到诸子百家，再到后世儒道佛各家的经典中经常被提及。

《易经》中的“兑”卦显示“和”是大吉大利的象征，“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兑·彖》）《尚书》中“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治世理念，反映了中华远祖对“和谐”的向往。春秋以降，先贤哲人开始从哲学层面研究“和谐”的本质和价值。管仲提出“和合故能谐”的观念，认为只有“察和之道”，力求协调、合作才能使农业发展、政令畅通、国家昌明。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著名论断，明确了“和谐”的基本含义。继之，和谐思想体现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各家各派，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等方面形成了诸多深刻见解。“和谐”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和核心价值追求。正如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论证，古代的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其视之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

“和谐”并非“同一”，而是“和而不同”，体现了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春秋时期，史伯阐述了“和”的实质，“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不同事物之间互相作用、协调才能产生新的事物。晏婴提出了“和”的更深刻含义，他回答齐景公关于“和与同异乎？”的问题时，以“汤”和“音乐”比喻，只有把各种调料与鱼、肉一起放在水里才能做出美味的汤、把清浊大小、长短徐疾、哀乐刚柔等不同的声调组合在一起才能凑出美妙的音乐。这就是“和”。“和谐”就是不同事物、不同方面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济成，从而达到整体上的协调统一。孔子继承史伯、晏婴把“和而不同”思想运用于现实事物，具体化为为人处世的原

¹习近平. 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5-16(2).

²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9-25(2).

³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第一卷)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三版自述.

则,他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君子应该以“和”的准则去处理问题,协调各种矛盾,恰到好处地处理一切事情,达到和谐状态。和谐是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是一种相异相合、相依相存、共同促进的关系,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对立面的协调。“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互补、刚柔相济才能和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万物在差异的基础上和谐发展。和谐体现了世界是包含着差异、矛盾的多样性统一的辩证存在,其本质就是协调事物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促成有利于事物发展的平衡、协调状态。达于“和谐”的方法在“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为焉，万物育焉。”（《中庸》），利用“中庸之道”实现矛盾双方的和谐，实现多样化统一。

二、“天人和諧”的生态世界观

法国著名哲学家施韦兹在反思西方人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时,表达了对中国古代思想家追求天人关系和谐一致的由衷敬佩和赞赏,他认为这种思想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的最高的生态智慧,称赞它“伦理地肯定了世界和人生”,是“最丰富和无所不包的哲学”¹。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人类以及万物都是天地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天地相统一。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世间万物皆由“天”所生,而“天命”只可认识、遵循而不可违抗。孟子进一步提出,人道与天道是一致的,人可通过“思诚”之道而“知天”“事天”。荀子认识到“天行有常”,人应该“明于天人之分”,进而“制天命而用之”。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始成,同时“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二十五章》)在这四大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要顺应自然、合乎自然。庄子认为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人类要顺应天地,达到天人和諧的境界。佛教的“三世间”表明了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三者关系的协调依靠“依正不二”的原则。即是说,人、社会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和自然环境相融相合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宋代的张载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追求。天与人是相反相成、和谐共生的。人道与天道合一,人与天地自然是互相沟通、相互协调、相互统一的。人应该以天为道、与天道和合,“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

“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地顺从崇拜,也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遵循、适应。“天人合一”的实质就是将天、地、人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既“尽物之性”又“尽人之性”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人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改造和利用自然,又要尊重自然及其规律,则能构建和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设生态文明,不只是实现科学技术的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

¹施韦兹. 敬畏生命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125-127.

变,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对“和谐”的张扬和追求,为我们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钱穆先生总结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得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¹

古代“天人和谐”的思想指引着今天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科学的理念保证行动的正确性。《周易》中“革”卦描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事大矣哉”(《周易·革·彖》)。“顺乎天而应乎人”就是既顺应自然又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是人类对“天人关系”的理想追求,又是约束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引导人们用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方式对待自然和人类。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重新反思人类工业文明时代的生存方式,梳理人类与自然界以及万物之间的内在价值关系时,应该重视传统和谐思想以生命为导向的天人哲学。生态文明建设反对为经济发展去牺牲生态环境的观点,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使之和谐共生。《易》曰:“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系辞上》)。人的认知、德性和行为与“天地”自然想通、互动。天人和谐是天与人的双向关系,人要“畏天”、“顺天”,也要“知天”、“制天”。生态文明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尊重自然、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三、“人与人和谐”的生态社会观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并形成了一套规范人与人关系的伦理规则体系。

《尚书》开篇给我们描述了上古社会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从“尧”到“九族”、“百姓”,倡扬“协和万邦”的治世理念。社会是人的生活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元素。社会和谐,贵在人和。在人际关系方面,孔子强调“和为贵”、“泛爱众”,提倡宽和、融通、有序的社会关系。如音乐之“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人人各安其位,君臣父子等关系恰到好处,社会便会和谐通达。孔子还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处世行为准则。“仁者”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遵从“忠恕”之道,平心静气地推己及人,尊重他人的人格、权利及利益才可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际关系和谐统一的重要性,表达了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理想追求。庄子向往“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的“至德之世”。统治者“顺物自然”,尊重自然、按自然法则办事,“不容私”,则“天下治矣”。庄子由此提出“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庄子·天地》)。统治者没有贪欲,天下就能满足;统治者不任意妄为,万物就能化育,社会就能和谐。“礼”是传统社会保证人与人和谐的重要手段,其作用就在于规范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子说“礼之用,和为

¹钱穆. 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 中国文化, 1991(1):93-96.

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礼”涉及天、地、人与万物，“礼也者，和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遵循“礼”既是遵循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也是遵循天地自然之理。

现代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不同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诉求、纷争、抢夺造成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资源的无度浪费和环境的污染等生态问题。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对自然的剥夺也就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生态恶化也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恶化。”¹因此，建设生态文明要通过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传统社会强调运用“礼”、“法”等约束和协调人与人的关系，造成一个相对的稳定利益系统，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生态的良好。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辩证否定，承认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差异和利益追求，因此，制定完善的社会制度，规约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均衡社会关系的发展，是关键性内容。

“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古人追求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一方面靠人的道德自律，另一方面依靠伦理规则、制度、法律的约束。荀子认识到：“人，生而有欲”，欲望没有界限、得不到满足就会发生纷争，继而就会乱、穷。所以，古代的圣王就制定了“礼”来“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礼”的目的就是调整社会秩序以调节人的需求，使“物”与“欲”两相协调，既满足人对自然物资的需要又不致自然物资枯竭。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靠严格的制度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的和谐关系，在这方面，传统和谐思想所蕴含的“和而不同”、“和为贵”、“致中和”、“礼之用”、“不违农时”、“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民胞物与”等价值观念为我们建立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了历史借鉴。

四、“人与自身和谐”的生态人生观

中国传统文化既不同于西方科学的工具理性，也不同于西方宗教的神祇情感，它是一种反身内求的文化，其任务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礼记·乐记》）通过自身的修养实现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天下的和谐。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心正”而“身修”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中国传统的儒道佛都把“修身”作为最重要的命题来对待，都追求内在的超越以达到“人道与天道的贯通”。人生最重要的是“修身养性”、“明心见性”，进而通过“修齐治平”、“以德配天”之道，培育“内圣外王”之人格精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亦或是圣人，去觉知生命的意义、体认“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孔子讲他的经历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反映了儒家注重学习社会关系、社会伦理而达于“天—人—我”合一的追求。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人应该遵循“道”、追随“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

¹ (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75.

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佛教以“宇宙之心”为“本心”来转变人的内心，不断修行。可见，传统和谐思想追求人的内在和谐不是狭隘的自我欲望满足和实现，而是“大我”的完善。人修养自己的心性不单要实现身体与心灵、认识与行为的和谐统一，更要实现自我与社会、人道与天道的和谐统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正心”意在“天下平”。人自身和谐才能实现社会、天下的和谐，这肯定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性，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把“天下”、“国家”的整体性与人的主体性结合起来，保障“天”与“人”的和谐统一。这才是“正心”、“修身”的最终归旨。

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生存态度和发展理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人类的欲望无止境的蔓延，毫无限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的破坏、能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古代和谐的人生观、“修身之道”提供了很好的生态文明教育理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以“天人和谐”作为其哲学基础和最高追求，在实际中强调了“修身”以“与天地参”的生态意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生态情感体验、“取物不尽、取物以时”的生态行为等。生态文明教育应该以人与自然的“和解”为根本方向，强调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掌握和尊重，对自然保有敬畏之心，按客观规律办事。“天、地、人”共同创造了宇宙的和谐，“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因此，“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相辅相成。生态文明教育既是自然规律、生态知识的教育，更是生态和谐人格、生态和谐情感和生态和谐行为的教育。培养“生态公民”应成为生态文明教育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5-16(2).
2.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9-25(2).
3.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第一卷)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三版自述.
4. 施韦兹. 敬畏生命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125-127.
5. 钱穆. 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 中国文化, 1991(1):93-96.
6.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75.

Фань Мэйлин – доцент Института Марксизма, Сиан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вязи, г. Сиань, КНР, e-mail: 38700693@qq.com

Fan Meiling – Associate Professor, Marxism Institut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China, e-mail: 38700693@qq.com

Янгутова Рита Робертовна – кандидат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ук, доцент, Бурят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г. Улан-Удэ, e-mail: maryyang@mail.ru

Yangutova Rita –Candidate of Philological Sciences, Associate Professor, Buryat State University, Ulan-Ude, e-mail: maryyang@mail.ru